

重刻涂子類藁卷



五言律詩

兵後述懷七首



四川古蜀宋魏山氏子生居藏書

世亂遭漂泊途窮轉寂寥每懷經濟業無補聖明朝
歲月我機失風霜客恨銷故園春草綠隨意狎漁樵

又

露下金城柳霜凋玉塞燕時危工戰伐世短失嗟吁
日晏軍書急天寒客影孤有心憂魏闕無力傍征途

又

御氣彌丹禁天光下玉除
巡來屬國迢遞走降車
競獻王褒頌誰論賈誼書
誰令耕鑿者消息問何如

又

逆豎蒙恩數功臣賈禍深
氣摧熊虎將驕長虺豺心
妖吹纏西極寒星失羽林
權姦方側目不敢話如今

又

昔者春秋筆王人先列侯
若爲專閫肯復作戴冠
覬覬覬覬民命蜂蛇聚黨仇
黃冠留述作終古恨難酬

又

世運遭陽九民生望半千金
湯移重鎮磐石失宗賢
恨望雲臺議蕭條杜篇自非扶
世傑何以谷皇天

又

報主元無祿偷生不記年
魂迷江國霧淚盡朔南天
願見竟封入仍聞漢鼎延
書生仗忠孝肯畏北人鐫

登擬峴臺

路及埋花草城高接薜蘿
三塗海濶雲傍戍樓多
薄暮聞金磬乘閑散玉珂
雄兵餘勝槩四首重來過

和韻七首

京國烟花重瀘溝雲樹銷宮使開商幄仙仗下削詔
御酒蒲萄綠官庖芍藥調天顏多喜色報捷在今朝

又

聖代推恩澤宗臣被寵光官封唐典策伎奏漢文章
夕廐騏驎裏春羅蛺蝶香君王存友悌蕃錫徧殊方

又

雲擁蓬萊樹風迴太液波金鑾初罷對玉殿忽傳歌
納諫恢王度求賢重禮羅要知遊畋息宮製近來多

又

三度天無外民生帝不知桑麻深萬國書史洽群夷
乍聽康衢訟還工樂賦詩金卮千萬壽長是奉無爲

又

絨帽西僧貴鶴裘北使蒙茸行翠毯蒸玉出紅羔
龍合天中氣鷹調海上毛年年二三月觀讌不辭勞

又

累聖開鴻業群生仰至仁光搏霄鳳下恩動沼魚馴
敦儉過前帝安危仗國人周家聞卜鼎定過一千春

又

月照輶車白雲移幄殿紅廣筵開上日大樂合香風
舞並宮娥弱詩裁帝子工醉歸應不怕天賜玉花驄

又

露下黃金殿風生白玉屏班姬辭帝寢秦女侍仙衣
滿盡宮車轉朝來雜佩微君王勤聽接轉覺諫書稀

鄉氏妹

舍妹無消息懸知不異居秋炊同一黍夕饌得雙魚
族戚能修問甥男解讀書更寒聞過鴈愁坐最憐渠

甲午九月一日作送懷詩

六運三災起畸人九元墜憂端方未已孤憤若爲陳
伊昔方重南乘時欲致身讀書精銳盡持論往還頻
理窟窮漁獵經師屈縉紳崑山無棄玉滄海敢遺珎
下洎虞初說旁羅釋老因真知非意識實踐企先民
把筆爲文字名公必擇掄葩華三月卉浩蕩九江津
氣得周秦勁才慚賈馮醇疾書憐腕脫短語覺情真
味飮猩唇羨工裁鳳羽新豈惟明聖製兼欲叙彝倫
昭代方求士王家擬用賓秋風踈健翮夜水困脩鱗
適越終難遇遊梁竟不伸吳山空立曉漳浦謾行春

獨抱刑人璞長隨驛路塵俗情專點染輿論亦悲辛
去去回吾里看看拜老親蕭疎依白社慘減爲清辰
幸脫兵戈厄難堪甕牖貧義旗迴白日短帽泣蒼旻
戶宿霜侵屨簷炊雨壞薪居然溝棄瘠幸自里依仁
月朔隨鈺鼓春秋願窳窳柰何顏染墨不救髮垂銀
挾冊資晨夕懸囊累姪姪年凶愁食粥日糴倚空囷
富室金同瘞竒祗粟化神白楊耆老逝黑簿少年屯
即事猶悽愴微生孰拊循幾時遊北闕直上走西秦
急景凋朱舜清飈鼓素蘋天高難自問地踣只時嗔

舞長沙袖誰容馭吏茵壯懷終落落獷俗異嶽嶽
影獨沿枝鵲竟傷觸網雷已難甘寂寞直欲赴齋淪
志士輕湯鑊幽人踐棘榛終當全偉節不作謬悠人
七言律詩

寄遠

白馬朱纓去似飛郎君遊宦幾時歸雲生玉壘秋風
急寒入金河夕雨微群彥衣冠天上立千金詞賦眼
中稀相知邂逅逢華薦莫忘江南舊布衣

黃仙岩

黃姑仙岩結構東黃姑來往乎其中鼇行鼎屨三山
近龍化氛氲五嶽通洞戶帶星窺玉女鈎梯和月下
金童銀屏翠幔無消息尚想重來花滿空

秋日

秋日荒涼鴈驚呼感時長是嘆離君秦城草木烟霞
外漢主山河戰伐初少日奇謀思葛亮莫年多病咲
相如芙蓉露下衣裳冷獨抱遺經思有餘

戎王出獵圖

遼陽草正黃天山飛兔白如霜驍騰已合三軍
三猛銳猶思百戰場金鼎割鮮供貴將玉甌和血飲
明王燕支小隊穹廬出也向天邊獵鴈行

秋興

渺渺江空吹荻花蕭蕭遊子嘆年華關河北去浮雲
改宮闕南來御氣賒論事馬周空有策行歌牧犢更
無家眼明却喜諸年少袞袞西風上漢槎

和俞伯光

燕土鴻龐帝者居大行蒼翠接醫閭衣裳日月開丹
禁刻履風雲限玉除萬姓憂勤丞相表四方祥瑞史

臣書只今原野蕭條後尚想天邊動使車

秋望

挾書遊子不還鄉獨上高城望大荒西北窮陰連莽蒼
蒼東南巨浸接微茫三分世運徵庸少八月風沙草木黃
欲獻封章何處是五雲宮闕近扶桑

山遊作

獨行松林秋日暉石磴百折樵夫稀洞雲將雨衣裳
濕澗水含風環珮微虎叫悄悄欲度險鷓鴣飛冥冥當
息機雲房芝草向春長應有青童招我歸

寄長春友人

長春樓觀青岩崑仙人所居何次寥負泉幽澗得遺
甕伐木空山聞洞簫服食不勞金母訣高閑猶作羽
人謠蓬萊弱水千花樹欲往相從路轉遙

送瑜珈師無聞歸受業

上人幾載住臨江佛法通明近少雙清梵每從天外
振魔心應向座中降深秋海月生禪衲靜夜天花點
石幢別後尋師何處是寒流閉戶響淙淙

懷北塔山高士陳復古

臨川道士華蓋翁卜築宛在青蘿中心同病鶴依栖
穩跡似遊龍變化通風靜寒崖飛劍白月明秋水濯
丹紅神仙故有蒼生想應解家居作歲豐

題仙岩

山靈鑿崕崕谷賒下有積水龍爲家洞門春陰太古
雪石壁畫射層城霞板蘿有徑絕窈窕出谷無路窮
嶮岬雲間鍾磬忽作曉明日重來尋落花

送人入廣

文昌橋下繫行舟送子迢迢問廣州天入粵臺霜雪
少地連炎海瘴烟稠雄藩擊鼓三千指豪客吹笙十
二樓好待春風回鴈翼少年花錦莫淹留

馬

海上龍媒不可招千金毛骨市迢迢蹄翻白雪空中
見影逐玄雲日下飄裘甲夜隨沙磧戰籠鞍春入紫
宸朝房星寂寞孫陽死轉覺駑駘意氣驕

河東渡

鳳山山前春草昏鳳山石下水流渾青天波浪雷霆
鬪積雨岩崕虎豹蹲戰卒有時高閹閹腐儒無力正

乾坤一家兩地干戈隔歎息飄零親弟兄

出郭

出自北郭水西頭閑望白雲以消憂天清但覺魚鳥
暝風起方知鴻鴈秋才子有時歌豔曲美人何處弄
輕舟清燈畫角蒼茫外轉使羈人憶舊愁

離亂

離亂江城聽鼓笳感時長是憶京華秋風屢泣湘靈
瑟斜日虛疑漢使槎千歲華夷歸正統一朝文物屬
誰家皇輿不復英雄老羞對寒流拂劍花

長歌

長日幽居掩薜蘿登高迴首一長歌天連北極星辰
塞山入南荒霧雨多疇昔殷周朝玉帛祗今淮海混
干戈鳳凰毛羽成五色柰此啾啾日暮何

老人

白髮蕭蕭一老仙眼明書字隔秋烟穀城履是張良
得伏勝書宜掌故傳白鶴春隨林下坐玉蟾秋抱案
頭眠流霞不飲神情爽只待鸞凰引上天

山寺

高山出雲無時休，昆盧樓閣當上頭。珠凝乍過散花
雨，網密不知行樹秋。風吹藤陰樹幕幕，水流石罅猿
啾啾。曾過慶壽屋山好，令我悵然懷昔遊。

神京

太液池溝碧玉沉，芙蓉宮殿翠微陰。千靈翊衛風雲
壯，萬姓謳歌雨露深。南國貢琛韶飾錦，西戎獻表字
爲金。邊隅靜暇皇仁樂，尚想劄詔寫鳳吟。

田舍翁

八十翁翁不出村，年豐長足足鷄豚。不憑戶稅數
府租，把農書教子孫。烟裏髮絲裁帽窄，雪敷床席坐
氈溫。承平再見知無憾，預卜玄堂握水原。

悼亡

青鳥西飛竟不聞，幽明遽作死生分。祇知妙舞迴燕
雪，不信仙蹤逐楚雲。團月夜迷桃葉扇，落花秋點石
榴裙。可憐園令傷懷後，空撥琵琶對夕曛。

寄劉集虛

洞裏神仙碧玉簫，絳霞秋隔路迢迢。書從岫嶠山中
寄，衣向瀛洲海上朝。酒熟邀人嘗甕盎，詩成和月寫

瓊瑤近來稍有麻姑便爲報蓬萊雪石消

寄鄒元方

木落秋山鴻鴈多
盱南博士意如何
想當鶴髮群賢飲
正值葱裾弟子歌
炙熟繁香成錦俎
酒和濃露溢金河
先生盛事令人廢
尚想脩文象止戈

又

嚮道文章麗錦舒
一時作者盡無如
春容泗鼎清波外
依約秦碑野火餘
賈誼才名終冠絕
子雲詞賦待吹嘘
自慚摹倣非吾事
春雨芝田學種鋤

寄道士熊月池三首

京華山中一道士
云是老耳之玄孫
綃衣錯落佩星斗
匣劍騰拏開曉昏
仙甕夜流泉咽咽
丹房春養玉溫溫
何時借得王喬鳥
與爾談玄坐石根

又

京華山色何遼哉
京華道人心已灰
山頭犬嘯明月出
谷口獨行飛雨來
瑤席有時朝太乙
露壇終夕候三台
遙聞兵甲連村縣
霧閣雲窓幾許開

又

仙人家住翠芙蓉戶內青山戶外松雲氣盡隨玄圃
鶴雨香初起劍池龍春明草拂瑤壇淨露冷花薰碧
殿濃間說燒丹好顏色碧桃千樹會相逢

姦將

鐵馬將軍紫戰髯分藩授鉞兩能兼霜清畫戟蛟龍
老烟暖金屏翡翠漆囊甲午聞妖血滅宮壺頻訝聖
恩霑南臣散盡西江急尚想饕人未馬餐

重刻涂子類彙卷之三終

重刻涂子類彙卷之四

楚歌

鬼車

負途兮鬼車蹇予行兮睽孤紛瓊羞兮不食或將進
兮轉九之蘇援琴兮幽澗曲坐終兮不怡以歎紛採
摘兮春蕙誰爲容兮歲晚編吾經兮秣吾馬步脩途
兮其閑暇羞所思兮不來聊申言夫往者離憂兮悻
悻飛雪兮夜層層長淮之水兮不可以飽吾將歸兮
曷營

詔瞽

扣槃兮詔瞽目華文兮無覩予剖心兮見白日昭前
言兮罔極獨行兮栖栖又鈎衣兮蒺藜悵予迷兮如
瞽誰險道兮予呼凌虛兮厲空拂若木兮履空同謂
夫無人兮則吾豈敢枕自命兮以中

獨行

有梟兮鳴梟有狐兮在堂紛百怪兮鏘鏘獨何爲兮
我祥鳳凰兮高舉彼鸞鷲兮不可以數悲夫人兮獨
有此正世方爲兮予行以玉兮長階我冠兮履絢以
徑兮側足悲夫人兮獨行之劬劬

猗嗟

金溪徐翁尚禮而文不歆世爵故予作猗嗟一章以
挽之

猗嗟若人兮爲此龐古尚不耀兮好脩以爲媵山有
毛兮溪有茹獨啜嘗兮真予敢侮雲衣兮披披駕風
駟兮往來一去不返兮空山之悲羌無人兮我携援
琴兮臯復涕泣零兮不成以曲煥神生兮初旭見翁
髯兮從白擯至人兮天徒視世溷濁兮不可以娛奠

誠兮生莠魂髮鬢兮尚懷故都

讀易作

展圖兮布著讀余易兮焚蕤儼皇義兮在前忽告余
兮元龜圓方兮濛濛坎離位兮無西東雷憑憑兮又
怒吼子何爲乎在遠道殺馬兮毀車雖聖賢兮焉如
波驚之足兮不可以續慎子之守兮將子無辱

屑玉

屑玉兮碎珠亘先路兮瓊瑜前銀旌兮後玉節忽兮
游兮璣之閣上無兮今下無阮六合之內兮既克而
盈彼誰爲兮帝之子名玄冥兮字太素攬予袂兮三
山波汨汨兮白漫漫相下土兮可懷獨何爲兮佚以
般微臣兮呼天皦白日兮照虞淵北風吹雲兮忽復
闇天工不惠兮予孰知其所以然

冬夜

夜長兮枕孤風颺颺兮愁予內無緼帛兮外無莞蒲
獨何爲乎兮山中之居寂予聲兮情如迴吾心兮古
初念先人兮漂在澨土之子賤兮復何所苦

冬日

天寒兮澤水黯群陰兮既升俟扶桑兮晞我懷忽頓
轡兮東溟燒螢兮爍火松枝無烟兮長袖傴僂返收
足兮讀我書前有易兮後有圖陰陽兮來往柔未極
兮剛長玄冥滕六兮毋爾大苛朱曦御極兮爾將柰
何

西關逆醜

獬子兮何狂橫長戈兮陸梁摧中軍兮害王旅官不
殺兮被以組大兵兮臨郭爾聯翩兮導予寬汝條兮
止汝賦汝何心兮多怒逆天兮不容敗常兮非終涉

愚之人兮誇健鬪江西之亂兮此其首

東郊暴民

探丸兮赤白橫一呼兮犁鉏鋒鏑里之良兮無辜朝
爲衣冠兮暮爲僕奴誅屠兮百族日星無光兮鬼神
晝哭官不詰兮吏不訶三綱盡絕兮聖將柰何皇仁
兮宥汝寬汝之賦兮使汝無苦全汝帑兮禁汝奪汝
何爲乎賊藜

擊鼓送高伯昌遠遊

擊鼓兮揚帆送子行兮江之潭鷓鴣鳴兮白日晚子

何時兮游當返天門兮蹉我塗九軌兮馬車如波陳
微詞兮拜舞皇情愉兮憺以佇淮山兮蒼蒼吳水兮
茫茫洲有長蛟兮陸有饒虎慎子之獨兮將子無苦

張先生哀辭

先生名某字仁傑世爲臨川竹山里人治書工場屋
進取業性梗直無依阿委靡附俗取妍諛態尤善談
論經史百氏文章言句以至人物之品妙中肯綮倫
分緒解各得理所語峻潔清純無類疵聞者意愜神
竦以爲未之有問居家薄自田園世亂後閉門灌蔬

種藝禾黍取入以供食無復開館爲人意不幸遭疾

以庚子八月晦日正衣憑几而逝精神完固湛如平
時其所自守可見已予生後來游竹山辱知先生方
將時造門下以請益而世途多艱先生方歛關以謝
客予數及門屏而退嗚呼惜哉先生得年五十有五
無子其病也群從予姪之賢曰李昌日數候焉問視
所宜終始綱紀之亦可謂難能已及卒塋季昌特請
諸士友作爲詩文以哀哭之余何敢辭謹錄其槩如
右而係以詩蓋傷死吊生之情於是乎在也辭曰

佩玉兮鳴琚冠吾顛兮岌如服長劍兮櫛且行不利
兮走以趨嗟先生兮何人遭世患兮迺沒厥身鳳凰
鳴兮高閣獨何爲兮林之薄車無輪兮牽無柔塗九
軌兮將焉由嗟先生兮甚賢老不遇兮守益堅歲既
晏兮百草零秋蘭曄曄兮亦摧其英嗟先生兮安往
渺空山兮一塋孤嫠兮惻惻無後人兮繼芳馨終天
永訣兮我淚其傾尚何人兮若先生之典刑

塗山萬玉圖歌

塗山氏得姓遐哉邈乎自三代之上則然矣其繇豫
章來宜黃實五代迄今宗支蕃衍塗坊石麓祿堂雷
渡與縣居之族奚啻千室前代以儒發身衣冠文武
載在家乘炳如也今宗氏子曰某吾不及詳其行派
吾又雖去宜黃二十有八年宜其會合之遼邈也一
日友人張君季長自城回來告余曰某有軸曰塗山
之圖儒宗先生既爲文矣某以先生久遠鄉邑無所
得問跡踪日者幸接與之言先生某托某以意求爲
文先生以宗子之念幸無卻也嗟夫吾之宗族雖有
疎若戚之不同然吾不敢以異視之予每過宜黃雖

涂山今蒼蒼壽春今爲疆嗟洪水今方懷山繫神禹
今猶力當嘉禮今發祥光白狐歌今妙道昌聯玉帛
今朝王萬邦集今車雷碾千秋今過者尚仰止今塗
山之下寫爲圖今像髣髴歟風雲今連四野古祠今
草荒世雖短今德則長歌塗山今爲爾勗保令名今
以終穀

歌曰

草木亦加敬况吾宗子哉吾今遠去墳墓鄉芹每登
高南首望宜黃之山爲之潛然淚下况吾宗子所藏
塗山之圖也哉而塗山之圖是不忘其祖宗不忘其
祖宗是能保其宗緒於悠且久塗山雖遠恍然目接
其蒼翠也况宜黃之山相去近二百里哉是誠使吾
歎歎淚下而不能以已也其塗山首末鄒廖二君既
序之矣守約涂幾迺爲楚歌一章以係之

題航溪黎國敬西圃卷後黎寓居諳源

步平原兮窅窕穿綠陰兮蒙密得天人之所廬在遙
岑之涓碧蔬濯濯兮成行菊森森兮佳植均自露之
所溥吾何爲乎獨力抱汲甕以終身俟天命兮不惑

送趙文昭之沔陽任

艤舟兮南浦送子行兮江之澣江有芷兮漢有魚君
將行兮思不舒馮夷兮擊鼓鼉鼉兮屢舞朝吾發兮
東吳夕吾濟乎西楚波滔滔兮不極牽夫容兮睠焉
太息招王孫兮歸來復何爲乎遠役蒼梧兮雲愁鄭
墉兮慕丘山川兮綢繆悲王孫兮胡可以久留

吳元晉觀山行卷

導白鶴兮翼蒼龍忽余行兮山之中朝三秦兮暮石
粵攬九州兮思欲絕崑崙兮西來支派走兮鬱崔嵬
運元氣兮息無時產殊異兮爲傑魁燈有添兮海有
銀鴈鳧飛兮玉棺爲塵牧童兮款歎千秋萬歲兮免
遠愁人歸來乎江南山蔬可啖兮小車其駮家僮躬
耕兮烏捷十角春雨行田兮亦聊以樂

餞李師文歸江東

余不言爲楚歌李君謂余曰余嘗見君

楚君於楚

歌宜稱能今贈言不必以其他文而以其楚歌強爲
作之

嚴風兮吹衣若有人兮送將歸天清兮水落鷓鴣鴈

兮高飛餘之干兮越之水我行其涯兮白石泚泚懷
良友兮我遠增離憂兮千里增離愛兮奈何渺烟中
兮棹歌折瑤草兮遠贈見冠山之差我君慈親兮漸
老獨何爲兮遠道調饗殮兮惜白日携長挈幼兮復
此家室

隱齋爲張允臣賦

援彼兮女蘿若有人兮山之阿激皓齒兮發長嘯芟
荷衣兮善窈窕左圖兮右書掩吾關兮束吾車瞻八
門兮永懷景曠曠兮日已徂飡元和兮服氣毋思黃
鵠兮倏焉遠舉園與綺兮去不可招愁空山兮獨爲
此處

滄灣茅屋爲甘太初賦

繡挽兮文梁承塵兮壁璫富貴兮倏忽曾不滿兮慨
慄滄灣兮吾宅蔭以白茅兮其楠翼翼昭吾儉兮不
華安吾身兮夕惕高車兮駟馬行中道兮忽焉改駕
嘉夫人兮有此貞獨指灣流兮我廬亦足

餞李起宗遠遊

長身兮屹如玉佩兮珩琚若有人兮遠遊乘風雲兮

六虛東有岱兮北有恒蓮峰崦鑿兮勢將西傾嘉祝
融兮南來扶王氣兮歛以興遷龍文兮下世萬有億
年兮皇之瑞皇六合兮一家運東南兮天啓鶻何爲
兮洛陽柏何爲兮高岡森紫蓋兮開張南方聖人兮
道彌昌探禹穴兮荒涼瞻茂陵兮心傷仰新都兮
拜聖皇携郭書兮遲子翱翔

起宗善相地余爲序畧曰世言北方地氣雄深
而鬱積王侯將相胥出於此南方不得而比之
余意不然天運在北則北張天運在南則南王
今天運在東南王侯將相出當一代於赫維新
之命不在東南乎地道配也天道夫也配常後
夫地道有不隨天運以迴幹乎故云

南昌李仲常哀詞

豫章兮爲材曾不若兮霜萎璠璣兮爲器曾不如兮
越砥賢有在兮聖有時縵胡短製兮士非其宜脩仁
義兮以待運忽余馬行兮迫此崦嵫山含雲兮若愁
水懷冰兮不流阻平湖兮幽幽神輦遷次兮來返故
丘嗟若人兮無苦奠一觴兮椒醑奄千齡兮會有畢

畀余文兮以終古

陳景輔龍溪晚景圖

嘉木兮雲稠千巖兮瀑流
寒誰留兮中州棹木蘭兮
夷猶冠衣兮淳古儼鬚眉兮
孰賓以主山蒼蒼兮日
莫子徒行兮亦良苦鷄與鶩兮
各有安賓與主兮須
盡歡念世道兮方閉關君慨慷兮
良獨難

洪塘別墅

水泚泚兮漫流山蒼蒼兮霧浮
指新宮兮盥盥
士兮好脩采石薇兮山間懷
唐虞兮去無還

兮絃而曲誰中行兮爲此
復懸有瑟兮度有書坐彈
行歌兮足以當鋪朝吾遊兮
荷之蕩夕吾蔽乎林之
居思武陵兮仙都悵輞川兮
畫圖嘉夫人兮亦有此
宇渺空谷兮來爾白駒

送貞西山歸閩

予與佛者貞公善也鄉嘗爲其
先師塔銘及白雲新
菴之記將與並游乎西山之間
不果償也及世塗益
艱貞公約余趨七閩七閩佳山
水思往從之余糗糧
靡獲之具未克而貞公亟行嗟
乎余不得志於時而

寄於斯獨貞公爲方外交方資其倡酬以娛暇又閩
中稍喜遊涉今其歸也余獨能無槩焉者乎故爲楚
歌一章遺之以寄余悲又以期貞公之不久遠也

詞曰

閩關兮重阻莽山川兮鬱回互君車發兮何時春欲
闌兮風以雨瞻武夷兮蒼蒼懷鯨波兮渺茫問故都
兮安在俯天宮兮就荒江有蕩兮岸有蒲思攬結兮
子車右思歸兮路反側涕潺湲兮行太息豫章兮
川西山兮舊丘招君兮歸來閩之鄉兮無久留

古賦

鷄子賦

二儀肇分厥生不息太和網緼群命斯植有物於此
兮不方而圓包括二質兮陰陽具全金玉發耀兮互
相裹纏外固內藏兮剛柔以宣清濁未判兮渾渾其
天無首無趾兮突然而然元氣密受兮母以子傳野
人不識兮請占筮筮曰此先天混沌之體歟抑胚暉
品彙之有始與非溫而溫生於天一之水歟非燥而
燥成於真陽之氣歟守雌抱一靜以爲其理歟抑知

時啐啄喞喞而行地者歟一族百產前鉅後細非黃
非白圓轉嬌詭充庖作餅便利老齒惟此獨能請賦
鷄子

吊余文賦

均惟皇之降衷兮何獨爲此不仁負予才之宏異兮
早卓倜而莫群既靈荷之中啓兮又精思於典墳咀
天葩以紛放兮羗不學而能文較錙銖於古人兮又
何數乎今之人詭金膏與水碧兮襟瑤玉兮前陳貫
皇王之大道兮極遐思於幽眇神姦憎而却走兮玄

象摹其在手念所得之非艱兮豈皇靈之相予若增
波之赴海兮侈援筆而成辭感靈鳥之披披兮耀奇
苞於朱景謂流聲之輝赫兮羗難得而與並曄予文
之既積分俟將進乎明時馬遭迴而不進兮行中道
兮險巖歲月忽其代序兮傷美人之遲暮鳳凰飢而
不食兮鴟梟詭而非侶世貴賤之不分兮又何能兮
識真襲燕石以爲寶兮採魚目以爲珍衣嫫母以錦
衣兮謂西施之弗好彼淑女之含德兮蔽蓬茅以終
老固違人之知命兮矢中正而不渝甘衆進而獨退

兮苟吾心之所如芰荷不可以爲衣兮藤蘿不可以爲帶泣悲風之短景兮寒水交乎水際矧茲土之尤僻兮無朋游兮我從撫前藻以太息兮貧何爾之能工茲命付之水火兮還神功於不宰既弗澤於黎庶兮與元氣而俱在在天而爲慶雲兮在地而爲醴泉蒸芝菌以作瑞兮結金玉而爲堅俾斯民之復朴兮無離傷其肺腑食元和以葆真兮予永懷乎淳素

憫時賦

時有以功受大禍蒙世謗併綱常而賊之者噫異也故爲之賦以哀之

吁嗟夫子兮何逢時之不尤騏驥逸足兮將馳騖乎九州胡車摧而街决兮遽委骨於山丘嗟哉夫子兮伊時世之則然士固有所一死兮將遺名於萬年備夫子之出師兮車琅琅而殷霆殄五年之狂寇兮遏東槩於再萌民幽憂以出蟄兮昭戴盆於白日父既全有其子兮人亦慶乎家室自江東西兮無遠不懷率師往臨兮奔走具來胡大功之不卒兮奸謀覲而中藏倒狂戈以肆逆兮誣盛名之不臧既恢復之不

易兮又諛鳩之並媒君之門不可以徑而入兮雖九
死猶未悔彼施施之逆監兮咸尊榮於袍馬異忠良
之蒙禍兮磔遺屍於九野吾誠不知夫天意兮豈善
人之多克視夫子之得君兮胡不曲全其始終惟流
俗之善毀兮每以功而見疑弼崇勲以憂死兮信與
王而就夷雖古人其不免兮何今人之可圖語忠信
而色怛兮諒人心之已蕪吾何用夫丘旦兮舍塵編
而太息悲夫子之晻昧兮薦微詞於蒼壁

山暉閣賦

步山椒以騁懷忽余臨乎高閣木翳翳以雲流水冷
冷兮冰薄紛衆美兮娛人孰屏營乎丘壑聆松飈以
當弦撫匏樽兮代酌懷神京兮既遠尚馳情於高邈

耦耕賦

僕宜黃之鄙人也雖讀書績文而心非所好一日行
臨川山中聞田歌依依而樂之賦耦耕一章以見志
步天風兮振羽忽余行乎高阻葉翳翳兮垂陰水濺
濺兮橫路懷田中之耦耕激商歌於太山口婦饁黍兮
在途兒編蒲兮當戶悲黃唐之日遠孰返淳而還素

倘斯人之可儔吾將犁兮春雨

思友賦寄甘瑾彥初張繼季昌

步平原之春雨寒綠陰以成幄懷美人於山丘悵音
書之寥邈時也光風泛叢綠水揚波女條桑而侶行
男負薪而載歌霽霽幽谷娟娟薜蘿良朋不來流光
蹉跎慨嘉樹之生仁將遺余以秋實孰伊人之靈哲
不反求而有獲屏葩華之浮辭奉溫恭之明式倘精
微之可期庶永保乎貞吉

樵雲賦

石田荒蕪清溪罷漁嗟吾行兮安之乃於樵而是圖
執彼斧斤往來崎嶇蒼磴霜寒株林葉枯爰採掇乎
薪蒸釋勤勞於僕夫鬱鬱高岡浮雲是於翳晴光於
木末散微潤於衣裾冉冉人起漾漾鳥呼忽丁丁之
可聞辨崕嶺之糗糊歲既晏兮無與歸唐虞世兮忽
已徂高車駟馬兮吁可哀舍吾樵兮何所如彼條彼
枚維棫維樗既食力之無災乃全生而有餘重爲之
歌曰樵之人兮返龐淳兮我思其儔無慚葛天氏之
民兮

嘉陽春賦

春風吹波兮萬綠和柔寒暴盡去兮乍離衣裘耕夫
在田兮耒耜聿脩河洲草豐兮牧犢來遊飛鳥上下
兮亦念其儔嘉此白日兮鳴聲粟留先生何爲兮有
志不酬懷寶遯世兮以死誰尤憂吾之憂兮念夫人
之捐瘠樂吾之樂也見心德之周流

勵志賦

予幼負此奇志兮思時俗之所難薄榮名而不顧兮
將遺斯世之治安惟任重而道遠兮懼吾力之已殫
雖委絕而猶不悔兮誓將歷乎險艱彼小人之無知
兮方笑余行之迤邐雖一二之同志兮亦僅以文學
而相憐仲尼甘於旅寓兮聘列國而拳拳禹暨稷之
辛勤兮哀夫人之瘠捐吾誠不及古之人兮諒天命
之可懷負衣冠而不力兮又何取乎三才步中正以
為軌兮服仁義以為軌審孜孜以無倦兮俟吾死而
焉求飢吾飲乎水泉兮困吾枕乎荆棘指蒼天以為
正兮余匪計乎朝夕

感遇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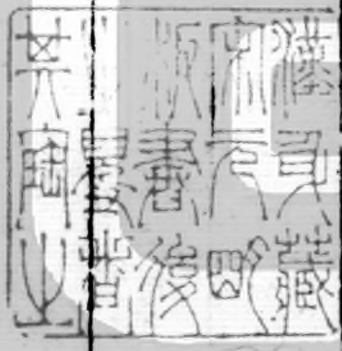
歲週遭其在甲兮嗟吾行之不猶前熊羆之咆吼兮
後猿狖之啁啾朝裘足以慘慄兮夕燎薪其鬱攸編
蒙茸以當席兮薦即且以為羞紛百怪其並進兮類
南冠之繫囚涕浪浪其達旦兮雜雨霰而交流玄雲
雷以承宇兮氛霧密而蒙幘羗衆人之所惡兮曰先
生其豈留相頑童專佻狡兮增吾心之隱憂予脩身
以不忒兮諒彼蒼其無尤懷連城之重壁兮乃捐棄
於道周且造物之隕罰兮孰為余而見收欲隱忍以
終處兮彼祖鹿其焉能儔望冷冷之脩竹兮中有酋
峯之書樓集梁園之能賦兮列佩衿以來遊招先生
其來歸兮又何懷乎故丘始雖渝而終合兮誠主人
之好修吾今爰居先路兮命鳳凰兮翼翰終音書之
不可托兮邈長風以夷猶亂曰世無人兮莫我知兮
被褐懷宝卒自迷兮菘菹蒺藜取克帟兮蘭有國香
乃不持兮嗚呼噫嘻從古已然豈惟余之悲兮

重刻余子類 宋卷四終

重刻涂子類 藁卷之五

雜文

俵鬼



國川志 漢宋 錄正
氏了 生 活 藏 書 印



人有厭苦於虎者為之檻地機弩矢以待之虎死有頃獵者聞哭聲漸近則若老若少若男女若僧道狀纍纍焉哭甚哀罵曰吾將軍出遊孰殺吾將軍者而嗾若是乎傍一老眎之曰嘻鬼也人有虎死死其魂魄不滅為鬼導焉謂之俵虎不自靈也則俵者為之以逐人無知禦之者遂曉之曰俵汝人也而暴於虎

今汝不即汝仇而反導之彼既卒死矣而又悲之汝之愚寧有少警乎鬼大悟拜其人曰曩吾迷故累於虎今子哀我之迷而賜生我既卒受賜矣乃舍之去涂子曰暴者之害尤於虎虎山林是居食有時時其怒然後搏今暴震蕩砲突炎焉而爲燔勃焉而爲屠剪焉而爲掠雖卑弱無得免者大民不知懟疾又從而來之其愚甚悖不俚鬼若哉孰有反其迷去其悖無爲暴俚暴有不獲息乎哀民之迷作俚鬼

米氏子

臨川米氏子生絕姣郁嫻靡曼綽約層理如竹牙方額澤髮日黑白了了眇眇有光甚爲容地數十里無可偶者則爲商人市花帛鬚髻游高門婦女視之豔如初日出屋梁經藻井甚欲得也生顧不意可自好惜能持守以不亂後踰年家長逼以室選終莫如其人自經死人皆嘆之涂子曰生之惑固矣彼有其美者誠然能卒不以非匹亂又賢也世有無美而易以合者彼何人也耶彼何人也耶

他縣移文

某縣父老移文崇仁縣父老執事某聞先生彊理天下道其好惡齊其風俗所以一道德同人心也乃若揚之爲州古稱輕心三代要服不及以正歷世滋久俗與時易厥令衣冠文物齒齊中州而又有過之遠者匪先聖賢教化深入龐悍其能以臻此哉是故鄉無不革之俗家無弗化之人理固然也撫之屬邑有五臨川倚于州治厥俗非一金谿彊古鄱陽大槩風俗亦類爾樂安者割崇仁永豐之半而居邑焉俗尚敦敏與金谿多秀民宜黃舊爲崇仁今作邑三百餘載山川深阻而人氣平夷去崇仁特少異爾獨崇仁爲壯大之都右通豐城左接臨汝巴山峙其前黃洲踞其側按圖籍爲古巴陵有中經之川故其人多材而善技有肥田稷稻菓蔬之美故其民豐厚而足給有鄉邦文獻之遺故其士多通敏以文求之他書或以淳朴見稱自昔矣夫何邇年以來耳聞目接不能盡如其舊屢爲欺詐之行里無崇讓之風俳諧相高利口捷給一有于利則頑然不知義禮之所在恃氣悍色以加陵人俗之陋也則既甚矣切惟生人之初

群焉而游衆焉而處相爭相軋以相雄長聖人懼其
亂而無所止也故爲禮以教之斯人者乃有以殊於
禽獸之類矣古之爲禮者口非不給也而節之以緩
詞武非不便也而戒之以徐步力非不勇也而藏於
怯智非不若也而養於愚利非不顧也而尤止於義
進不先焉退不後焉讓以律身廉以礪行和平以寡
怨斯禮之大節也是故以之於家而孝弟行焉以之
鄉黨而仁讓著焉以之邑國之天下無往而不得所
蓄焉三代世俗之成自也世變日下如河川之東

濱不有捧土以防之且能有終也哉乃若人心之公
三代無異是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烏有堂
堂大邑而獨無忠信之士乎必不然也曩貴邑之老
自長淮回者蹙額而謂人曰吾滯淮二十年不意吾
鄉井之厚一變而至此也老者則死矣少者何所於
法哉吾邑一衰矣嗚呼老成曷嘗不身于厚也願俗
之積致爾俗之陋非父兄耆老罪歟今吾不責邑人
子弟而責之父兄耆老父兄耆老當身率先以成厚
俗者也苟恣不問是父兄耆老蒙首惡也蘇明允云

匹夫而化鄉人者有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
訴于其門鄉有庠黨有學而學道者赴于其家鄉人
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
父兄者老有責于是也昔王烈家居而盜者改業管
寧居遼而夷風從化求之載籍厥類甚明既今邑之
父兄者老賢士大夫胥教胥誨于其子孫必戒于薄
惟敦謹是脩棄厥舊習澡心滌質言而恂恂行而踐
踐貌與振振以才則賢以德則良期之以年效化斯
遠稱於家則曰是老者少者賢也其溫其文足以有
法也問於里則曰群居族居知禮讓以相接也游于
學則士道其仁義忠信之言而談諧不作也塗于市
則懸價不二而童子之勿欺也于于徐徐以步以趨
雍容姁媮神明不勞享有多福光照祖宗令聞休暢
父兄者老之教有以及也不亦善乎苟恣不問則曰
吾俗有是非教之與易也茲又不然語曰習俗移人
賢者不能免吾以謂無賢者也士果賢也胡不奮然
自拔於恒伍猶欲以混混爲耶邇方陋俗之民其生
後聖賢越千載矣知慕效焉洗濯刮磨卒成令德其

見於今者比比而是也父老者艾智識周遠夫豈獨不聞乎夫知而不以告者是不仁也見其鄉邦之陋而不救者是不智也不仁與智非所望於賢執事也是用推春秋善隣之義陳往昔風俗之懿謹奉尺書以明告執事執事幸甚有以副我無多辭不宣

米妖

至正辛卯兵起蔡毫妖言扇訛云有墜天米於寶唐之境者余得之白米而黑糲剝之食而甘焉明年大亂作又三年兵闕籃江藍江人復有得斯米獻者民之厭於亂也久則從而懼焉余曰噫是妖也奚惑非天實妖惟人人弗道其常故有惑志惛心彼天地之沴氣感焉而爲之妖者其有亦衆矣心動於氣氣而動於窈冥寥閔之間倏然而有形割然而爲聲人之得於聞見也不數故惑之若君子者知天之不異於已知物之有終而動之有始也彼亦彼爾奚惑吾請有說以佐焉人有惡蚤而手之不置者必得蚤彼不手焉蚤不得也亦類爾吾惡知昔之雨者不以好亂而動於感乎吾惡知今之雨者不以惡亂而動於感

哉信於前將不信於後矣昔鄭國將火禘竈請用玉
子產不可卒火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
用之子產不聽卒不火子產曰是夫也多言寧不或
信孰有以子產之事破今日之惑哉且天米者木實
誠有於類其托也甚矣而譎諸天乎借曰地不恒有
得不因於山若天墜之爲可怪也如古有雨稗而已
饑兩麥而爲豐年者是不一數非異之尤乎其妖其
祥繫人之爲非天也天果導亂於人哉則其惑也奚
益或曰前未雨米時夜大風飛鳥入室以萬數人徒
手獲之若畢羅然噫寨居巖巖乎冠崇山之巔飛鳥
以風故就明于人不可知也而徒惑之不可也君子
明理以命民而不緣怪神妖乃不惑作米妖

號月亭文

予命恒蹇舉足不獲坦夷若有物焉擠之以隣于阨
者數也使術者索焉曰是月亭與某星交而爲之也
生人主是非即月亭爲尤甚歲甲午饑且病邊侵苦
未息予惴惴不獲即溝壑以先變有術語予曰秋冬
交將不利於子慎乃口無騰于譏矣慎乃履無投于

嶽矣亭之烈若是其將幸而免哉予以數觸禍害弗
之省乃十月之朔有以疑似置予於罪者術言信而
予之不幸也乃大甚矣夫天有列星垂光精以庇于
下人人之生也實毓茲粹靈以有昌命宜扶而持昇
而矜以全其形生衣食居處有宰相之者胡爲專肆
疾暴以威制于九土哉借曰秉制有數生化有理彼
宰是者寔宜專厥罰于匪民俾仁賢正直恒受休福
今一切反是吾不知去所惑謹持鄉羞對冥冥三呼
月亭而告之曰馮靈幽曹誰實尸耶造化糾紛厥
而差福善禍淫徵驗詭殊胡得厚耻猥蒙吾徒群議
競訶顛倒白黑行以取尤心焉怵怵天星赫赫實司
照臨微臣跽言幸察臣心清如伯夷千駟弗顧貨悖
義遠終竟無取胡譏臣貪蓄者貽怒直哉衛鱗其道
如矢百鍊之剛猥以傷指胡誚臣枉見者伊泚溫溫
笑言以奉以恭路逢冠裾走趨成風地中之山謙德
是崇胡獨詆臣曰傲而凶子貢能言仲宣抑諸良賈
深藏默與道俱易稱吉人聖言是模胡獨謂臣諂諂
之徒臣有末學涇茹今古出天入神孰測其故彼愚

而嗤謂臣寡取臣有文章錦純絲希蹤柳韓孰計
其餘彼狂而呶謂臣拙詞言一聞真無羅遮旁伺
數願遂相玷瑕古有其人臧倉孟軻飛辭構誣曖昧
無主旁觀佐之宛若攸覩古聞其言曾參市虎凡臣
所為動招口災朱鳥嘲啾長舌為指射王舍沙厥毒
在人巧言如何蕪蕪棘薪煽延赤曦氣屯朝霞視爾
不善言滅而家臣實畏恐不知其他天星有神宜宥
正直獲人之災君子之吉相彼狡人其行恣睢貪悖
為庶愧厲為妹色柔為仁服謫為懦恃天而行乃得

所如聲名四揚聞昭里閭鞍馬僕僮前後走趨氣凌
鷗鴻澤蔭龜魚人或言滄溟洗汚胡不反是令臣
蔽袂臣有大尤未即臣誅老親在堂旨共缺如青青
者苗莫續其蔬濯濯彼流莫致其厨饑寒四方臣命
如然提携百金不易一餉臣之罪矣敢忘鉞鉞上天
赦臣臣勿怠於於是憑迴風和閭闔不得命乃為嘆
曰圓穹蒼蒼厥有恒理星辰族居圍彼恒氣理吾性
之宗氣吾生之始也夫精靈全粹固有不干彼而于
此者耶然則生吾自生形吾自形非以造物為也吾

慎吾履以軌乎圓方吾全吾能以有乎三極星太虐
之浮物爾災祥一體之痾痒爾其有笈也又奚惡而
解耶超乎寥乎倏已離太清而謝玄始矣

喻山

海中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其根連絡地際與
三百六十軸相制使地爲之不搖上安列仙之居東
西南北各有位距以主直列宿使天爲之不傾命巨
鼇之神鎖神鼇十二戴之龍鬼水怪附者以億計龍
鬼之魁曰暴伯若鼇神之役已也怒與龍鬼水怪逐
巨鼇而殺之神山崩焉沙填乎渤海之尾沫涌乎東
嶠而聲焯乎幽都日星濛焉暑寒迂遷蛟龍魚鼈鳥
獸之屬莫不矢其故仙聖無所附著黃金之宮白銀
之闕琳琅翠碧之樹玩仙集靈之珎與夫龍居鎮岱
之寶蕩爲群恠所齊州之東人鬼蒙襟妖異並作
不可與處盖天柱幾折而地維從之缺焉暴伯於是
與西金執夷之神比而諛于帝巨鼇之神執焉鼇族
誅而帝賞龍鬼錫命暴伯爲西介侯齊諧氏曰柳子
有云帝天之至神者也豈其聽尸蟲之諛而惑之以

禍災于生人將民之至愚以蒙帝其甚哉及讀浮屠書謂有大力魔族能動天宮掩日月使天人悴然不安其居止者乃霍然悟知世書之不可盡誣也夫天地山川囿於有形大物也有形則有數有數則成壞二者之紀相因而皆存齧山之事其能免於數耶人也孰能出有入無以觀乎無窮而證外典之說哉

招俠客文

昔有人家一女子未十歲而失之者踰三年而還云向爲一丐者將去寘之山空中唯一尼存焉始則節飲食飼梨棗而教之律一年而能飛二年能捕虎豹逐鷹隼三年能騰身虛空出入往返萬里無所礙每携之行叢人中指之曰某人世之不忠不孝人也其人貪竈賊禍人也罪將及于殺則授之劍而取之囊其首翾若而去涂子曰噫此古之俠客惡世之無道能助天誅之而不爲暴者也能使姦人畏懼於冥冥之間而慄之者也能以秘術隱顯出入同符鬼神者也今之世何獨無其人乎乃爲歌以招之曰嗟俠客兮今焉無姦人得路兮比諛而併誣滅三綱兮榛世

塗巖微王人兮同僕奴邪逞是助兮忠良是屠鬼神
哀號兮賢士歎歎嗟哉俠客兮云何不誅嗟俠客兮
△焉存世有匹夫兮讐大君九關犴吠兮何信信口
吐烈焰燔浮雲掀裂九野焦無垠飛詞巧詆兮用深
文嗟俠客兮云胡不聞嗟俠客兮今焉所犁鋤樂
旤兮蔽下土大呼成群抗王旅王旅如羊彼如虎省
臣懷安肆厥侮錫金章兮開大府韓彭無辜同日死
嗟哉俠客兮云何不取來爾俠客勇非常頭書太乙
服綃裳慙長劍兮縈虹光勢如蒼龍抉雲翔塊視下
土何茫茫專諸千群不敢當此刻一用帝道昌姦人
倏閃無留藏歌竟歎歎而歎涕下沾衣裳人曰子意
良切願姦人盜賊方得天助俠雖用如劍之不神亦
將映然止而不爲用子何不默默以須時神明之劍
必有持而擬之者無惑也

責楮先生文

余與會稽楮知白游楮氏身質薄小輕若蟬翼非復
鄉時楮知白也予責之曰仁人不以流俗而易節志
士不以貧賤而喪心上世之行聖賢之守也子處吾

門日久始也托金石之誼附絲蘿之好膚如凝脂體
若脂肥不事邊幅謝去窘束嶷然長厚人也今亂離
終八年文墨未盡棄絕而予失常政度行止不類前
日翩然而揚剽然而狂輕薄蔑裂人所厭惡子果何
見而然耶將姑射之處子者照抑托身齊后之化耶
將貪節香席上之賞者耶抑服氣母而懷冲舉也何
焉其薄若是子非吾交請從此辭楮氏曰雖然要非
我之罪也始野人得予投之汚濁之池置之塵煤之
釜如之丙丁之火而焚之既而浴之乎清冷之溪不

大任予而節予材也將以售于四方之商而欺之斯
則予之不幸也而子又以譏我子不譏野人之薄而
譏予之薄予將忘予之薄而憐子之薄其可乎余曰
願聞之曰子往者顏如渥丹身若懸壺目如點漆齒
若編貝行若捷驥走若飛狃子不圖大人之行徒誦
說詩書綴屬文辭便利言句於眩世俗噦腸嘔心攻
拔腎胃飲食減少眠睡踈耗精神昏耗肌骨如束枯
之柴形容如地文之灰凌凌兢兢然日以衰削子之
文則工矣如容之不澤者何集則衆矣如貌之不充

者何子毋以薄而尤我也且才者衆之所憎而名者造物者之所忌子犯其憎觸其忌焉往而不得其薄哉子力而耕則薄子之食賄而商則薄子之利出而交則薄子之友行而仕則薄子之祿子不譏子之薄而譏予之薄子不幾耄耶夫物貴賤有時盛衰有機一彼一此孰知其故一明一晦孰知其代世方反王道敦淳龐制度悉合前古安知我之不爲厚耶而何用戚戚爲也如子者執而不反迷而不知止矜矜乎技之薄以終其身而咄於人是由堂上飲酒而譏堂下之醉也不亦謬乎予始而疑終而釋延之於座以爲上客

襟言

偏恩以爲仁非仁也偏知以爲智非智也偏尊以爲禮非禮也偏從以爲義非義也是故大人者其仁皞皞其智眊眊其義悄悄其禮焦焦壺飧之懷惠不如豐年之足食勾稽以得實不如推誠以御物周公之几几愈於王莽之謙勤大舜之用中賢於子莫之無權彼以其煦煦之仁皎皎之智予子之義拘拘之禮

以求勝於天下天下而卒不勝則曰彼非吾仁非吾智非吾義非吾禮非吾與也嗚呼其離於人遠哉

水蛭

水蛭善緣人人撓之水則縮撓之地則伸其肌如爛莖舉之杖則死及即水由由如也蛭能緣人以肆毒詭形以避禍或之生而莫之忌之或之死而莫之虞之彼獨不智於蠕蠕之倫哉人而比夫蠕蠕之倫則遠矣乃生而不知趨死而不知避卒頑其形軀以待其斃彼獨不智於蠕蠕之倫而厚愚若是吾其敢必之人哉是故君子者委蛇以善於世條達以全其天夭與人兩不相傷夫是之謂大順

虎暴

臨川之東多虎暴或問虎何以不山林居而來近人里乎曰虎之不山林居而來即於人可怪而不足怪也人之所爲有誠類於虎者今夫穴居而四足鈎牙而利爪虎誠異於人矣及夫籠檻以蓄之優人以教之虎出入與人戲狎若將弭然順其所爲愛者虎無異於人也今夫衣冠而多智群居而有別人誠異於

虎矣及夫棄禮法而不馴觸刑戮而不避跑踣躑躅以擇肉鄉里劇牙善類如是人不得而制之爲機穽焉弓矢焉獵而披其群虎不能以吾害矣人有害人不得而制之吏焉者肆於朝役焉者暴於里氓焉者橫於野以禁則亂以伐則逞夫安得而不爲虎乎虎乎非彪其文者之虎衣而冠順而愿者之虎也故州閭之居大半爲虎狼冗矣民畜之生大半爲虎狼食矣以氣召氣以類感類如之何山林者之不吾即耶吾見彪其人其彪而鬪迹交道矣然則術烏得而已乎曰禁子之暴去子之逞耕而鑿乎租而貢乎洋洋乎美哉角端可遊鳳凰來巢而猛鷲不作矣

效頭責子羽文

晨朝覽頭頭忽自語曰我爲子頭有日矣髮毛焦如顏色不鮮敗冠蕭條塵垢空集不如他人刷拭膠綠治具湯沐華冠巍峩映以貂蟬雜彼長纓顧盼有威視瞻所先將子之智不若人也何爲其寂寂若是余曰子無以是而責我也有智焉出其竒謀施於當時

揮霍二光出入陰陽上說萬乘下規侯王勇居人先
辨者莫當閉儀秦之口困良平之策奪貴育之勇斯
則智之有益於人也。是故世主崇我以圭組襲我以
冠冕頭容昂昂神采聿張能柔能剛萬夫之望。今我
脩文章服仁義而爵位不至則是智之罪也。子無以
是規我爲矣。既乃以命智智曰子亦無以是規我也。
有公焉賦予萬殊亦各有宜天飛爲雄地伏爲雌或
長者林竦或短者鱗差有善獲福無道逢灾栽培傾
覆若或相之斯則命能公於人也。是故才高者祿厚
功大者賞隨橫雲霄而直上拔足跡於泥塗或以囚
車致齊桓伯或以釣叟爲文王師。今我與子覃思六
經辨析詩書才如湧泉田若聯珠上方古人不足下
比群材有餘曾不得一命之貴三尺之組徒含毫吮
墨終日以文字爲衆人役是則命之不工子也。子亦
無以是規我矣。故曰頭責人人責智智責命命乎其
將奚尤。

蕩陰雨

庚子歲夏旱蕩陰之里人丐其澤於鳴山之神六月

甲午神馭且至越二日丙申大雨稚禾更舒谷痿而
充雨始至雲騰南方且澶漫西北旋颯忽興雨亦隨
返雨所至輒風薄而返之者三蕩陰獨告霑足民皆
額手相慶曰此神之福我厚也豈惟今歲之禱先是
而禱亦然且黃原諸村未聞有如是者將蕩陰之人
罄其精誠與神意克合故外它里而獨私我也余曰
天旱而雨固異矣抑神之爲神求能忠孝正直違惡
而順善者福之非黍稷馨香牲牲膾肥以取神貺之
遠如是今蕩陰之民米忠於君果孝於親正直慈良
違惡而順善神其福之有加不爲過如蕩陰之民不
忠於君不孝於親又不能正直慈良違惡而順善神
之降斯福也將不襲神之威而違天之令乎是雖神
之私爾以澤吾種爲懼不爲喜也夫雨暘旱潦宰物
者有常數且有常取過是冥冥或得而奪之神且漫
受其責况於人乎然則蕩陰之民以順受福爲可喜
以不順受福爲可懼也故其此述

釋蒙

或問於涂子曰吾子知蒙之人善兢兢然唯恐其人不

得爲善之利也子誠端焉然人之險者或得以蒙子
子亦聞乎涂子曰僕甚慙不能企乎人人有善則從
而好之匪惟好之又從而爲之譽者有矣人有惡則
從而病之匪惟病之又從而爲之覆者有矣若僕自
揣不肖亦猶枯稊腐果無所取味以悅人之口故寡
譽而無稱非其所蒙也罪自僕致也僕何尤於人哉
自顏子沒學者鮮中于道同堂合席一語相失至操
戈戕賊而不悔僕誠愧乎是是故恒自脩以寡過重
自反以忘怨僕之學固欲其然不知其終不能而遂
止也又何尤於人哉或語僕曰有人譽子曰僕得矣
有人譽子曰僕累矣毀譽皆僕益也蒙乎蒙乎或人
乃曰子能行古之道僕不敢以世俗涯子子得矣

治...
卷之五

重
涂子類漢卷之五終

